

略

論

天

台

緣

起

思

想

蘇榮焜

一、實相與緣起

如所週知，天台教學以教觀雙美著稱於世，若專就教學思想的重心而言，即在它所揭櫫的「實相論」上。然而若問此一天台教學思想的重心——實相論，與自來佛教所教示的緣起思想，有何分別？易言之，實相論與一般佛學者所通稱的緣起思想間，是否屬於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？似有先作說明的必要。

不論是原始佛教、小乘佛教，乃至於後期大乘佛教，對於緣起（因緣）的解說，可分為兩大系統：一、緣起論——從時間的前後予以解說，如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」；二、實相論——從空間的論理予以解說，如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。平實而言，諸如華嚴無盡緣起，乃至真

言六大緣起，都不僅從諸法的時間關係予以考量，且從空間乃至論理的關係予以解說。他如天台宗的諸法實相論，也不僅從諸法空間的論理關係予以解說，此中如諸法實相所揭示的十如是，包含因、緣、果、報……等時間因素。由此看來，若在一般緣起論中，截然畫分為緣起與實相兩大類別，實不無商榷餘地。蓋緣起一義，析言之，即是緣此故彼起。而在這「此故彼」的定義中，如同佛曾說緣起與緣生一般，原本同時涵蓋兩種意義。因此，實不必將此因果系，僅作狹義的時間前後關係解說。

緣起為佛陀所徹悟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說明宇宙間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，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。是以佛陀說緣起時，乃加了「法性，法界常住」的形容詞，旨在說明因果

中的具體事象，這就是佛陀亦曾基於空間的論理，以敘述緣起的主要依據所在。迄此，大如世界，小如微塵，一花一草，無不是緣起的緣起觀，乃經般若諸經典予以大大敷揚，及大乘鼻祖龍樹菩薩始而集其大成。不僅於此，似此立論於空間論理的緣起說，嗣經天台智顛予以引伸作為「實相論」思想根基。

說到龍樹思想的真義，於此不得不分析一下。龍樹學的特色，全在緣起性空的義理上。那麼什麼是緣起性空？意謂宇宙萬有，形形色色，無一非因緣會合而生，故皆無獨立的自體，且莫共此一「空性」，此在佛學稱之為「無自性」，亦即無自性故空。但佛陀談空抑言無自性，旨在導引我們窺見緣起的真相而已。一旦利根上乘的人，通達無自性空的寂滅以後，

還要能夠在空中現見一切法的幻相宛然，此所謂「見空不空」，這就是性空不礙緣起，亦即從體起用的道理。

唯上述性空不礙緣起，從體起用（從空出假），龍樹還是認為不夠圓滿，乃從而再提出中道說，此正是《心經》所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空有不二說。於此空有不二說中，龍樹指說性空之空理，與緣起現象界的一切事物，如月之與光明，始終不二。是以吾人欲親證此空理者，必不能捨離現象界的一切具體事物，是現象界之一切事物必不礙性空之理。至如不礙現象界之空理曰「真空」；不礙空理之現象界曰「妙有」，有而曰妙，空而曰真，則色空性相之界限會歸於一，是為「無礙法界」，亦是中道一實相所在。為此龍樹作了一首名偈：「衆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

綜言之，根據龍樹的說法，姑不論說緣起、無自性、空、假名，乃至於中道義，要在指明「空有不二」的一實相而已。唯此一實相的親證，必須要經空、假、中三觀始得。如此說來，緣起與實相彷彿似之。兩者之間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相因相成，從而天台實相論涵蓋緣起論，如將緣起與實相一分為二，顯然不妥。

二、智顛的十二緣起說

原始經典之於緣起關係的解說，自來固有多種不同的主張，唯其中仍以十二緣起說最為聞名。十二緣起包含三世二重的因果。在此十二支中，可約緣起的流轉與還滅二門。先就流轉門說，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相扣。又經中說此十二支，主要說明惑、業、苦；惑是煩惱，業是身口意三業，由惑業而引生苦果，如斯惑業苦三道是這樣的流轉無端，故說生死是無始的。而有情一直在惑、業、苦的軌道上走，卻又找不到始終。次就還滅門說，這還滅的原理還是緣起的，即「無此故彼不起」。所以，緣起論的相生邊，說明了生死流轉的現象；還滅邊開示了涅槃的真相。所謂涅槃，即諸法的真性，是無為法，是離愛欲，離雜染，達到寂然不動的境地，即佛弟子所趨向的涅槃。

以上是十二緣起三世二重因果說的大要。等到佛滅後百餘年，部派佛教興起時，又予十二緣起說之存在，提出四種不同型式的解說。一為剎那緣起，二為連續緣起，三為分位緣起，四為連續緣起。唯上述四種緣起中，要以教說三世二重因果的分位緣起

，亦即十二緣起，方為佛教一般的通說。

然則智顛對此傳統上的十二緣起，究作如何的考量和解說？於此不妨先看《法華玄義》內，釋妙法之「迹門十妙」時所作有關十二因緣的說明。此中，智顛謂為十二因緣有四：一為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二為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，三為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四為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。

先說思議與不思議如何界定？據智顛於《法華玄義》上說：「思議兩種因緣，為利鈍兩緣，辨界內法論也。」準此可知，思議兩種因緣，如同化法內藏、通二教，旨在教示出離三界六道的生死為主，其屬於教狹，自不待言。至如不思議兩種因緣，據《法華玄義》上說：「不思議生滅因緣者，破小明大，為利鈍兩緣，說界外法也。」又說：「不思議不生不滅因緣者，為利根人即事顯理也。」準此以觀，不思議兩種因緣，如同化法內別、圓兩教，要為教示出離界外生死為主，其屬於教廣，亦不在話下。

次說第一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如從其內容來看，殆屬上述分位緣起的範圍。如據智顛於解說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時所說：「因是緣起，果是緣生。則二緣起，五緣生。三緣起，二緣

生。又無明是緣起，行是緣生，乃至生是緣起，老死是緣生。」凡此在在說明智顱的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實則就是傳統上三世二重的因果。何以言之？如據上文：「則二緣起，五緣生」者，意謂無明與行是過去世之兩因，從而生起識乃至於受等現在五果而言。又說：「三緣起，二緣生」者，意謂愛、取、有是現在世三因，從而生起生、老死之未來世兩果而言。要之，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一項，智顱全是根據分位緣起而言，即將十二支分為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等三世二重因果而為解說。說到智顱所揭示的思議生滅十二因緣，固與分位緣起的内容全符，但智顱對分位緣起究作如何的評價，於此值得一提。《法華玄義》說：「二判微妙者，因緣之境，不當粗妙，取之淺深，致有差降耳。」可見，分位緣起於境上雖不算是粗法，到底在觀法取境上，不免失之膚淺。《法華玄義》接著說：「十二因緣本是一境，緣開不同，開成四種。今以四教意釋之，三藏具有三人，而皆以析智，觀界內十二因緣本為初門。」以上足於說明智顱自始不重視分位緣起，說它是初門，其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的評價不高，自可逆料。

第二是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。此

十二因緣的十二支內容，當然與前者相同，而同出離界內生死一項，亦與前者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異。只因根利的緣故，乃能體得因緣如幻，無自性即空。既如幻即空，當然是生即不生，滅也無所滅，所謂生滅去來，了無所得，故說是不生滅。但雖不生滅，卻可以心思計議，乃稱之謂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。前者在觀法方面，用的是「析法空」，此種解空辦法當然是不澈底的，純是為鈍根人而用，所以是拙度。後者在解法方面，用的是「體法空」，比前者所用的「析法空」更為徹底。能由無自性而見當體即空，即是證「無生法忍」，如依天台傳統的說法，此思議不生滅因緣與通教性格相符。

第三是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。

《法華玄義》說：「不思議生滅因緣者，破小中大，為利鈍兩緣，說界外法也。」以上的陳述，蓋謂此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乃是界外大菩薩的境界。易言之，可謂獨菩薩法，二乘尚不能知，豈可思議？文中說是界外，是何所指？要知本來只是「三界」，何以又有界內界外之分？按，人天乘之三界是界內三界，而二乘菩薩之三界為界外三界。是以，聲聞緣覺二乘既不能有昇華之三界，似乎只能就基層

三界而得解脫。唯二乘菩薩則不然，亦即還要層層升進轉化，不只有分段生死之解脫，還要進一步求得變易生死之解脫，為此非觀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可。

第四是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。

《法華玄義》說：「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者，為利根人即事顯理也。」

大經上更說：「十二因緣名為佛性。」由此看來，此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的觀境，即是「煩惱即菩提」、「生死即涅槃」。易言之，已至佛究竟斷的境界。再以其到達純然是佛境的地步，這也就是不斷斷，亦即首先顯出主觀的解心無染與客觀存在之法，兩不相礙而並存，這是《法華玄義》「即事顯理」的道理。要之，即于煩惱而得解脫，這就是一念心即如來藏理，亦是化法內圓教一實相的中道理。以上四種十二因緣的內容，既如上述，綜此可知，天台智顱所揭示的四種十二因緣，無疑與其化法四教所指說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的教示，相互呼應，以其各種十二因緣觀法上的不同，用為分別所屬四教的主要依據。最後宜加附言者，智顱所闡示的四種十二因緣，除其中生滅十二因緣的內容與自來四緣起說之分位緣起類同外，餘皆出諸智顱以其湛深的教觀造詣

所創始的。

三、智顛緣起觀的架構

說到智顛緣起觀的架構，是指構成天台實相法門的若干有關緣起的理論的主張而言。此中有一念三千、圓融三諦及十如是。

先說「一念三千」。這是天台實相法門的最高精華，亦是智顛心中所行法門。何謂一念三千？它在闡述十界圓融的妙理。智顛即於一念三千內，將一切法分爲三千世間，又以此三千世間，用喻一切法的時間，乃至空間的無量差別相。如《摩訶止觀》說：「夫一心具十法界，一法又具十法界、百法界。一界具三十種世間，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。此三千在一念心。若無心而已，介爾有心即具三千。亦不言一心在前，一切法在後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，或一心在後。例如八相遷物，物在相前，物不被遷。相在物前，亦不被遷。前亦不可，後亦不可。」又說：「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，此則是縱。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，此即是橫。縱亦不可，橫亦不可。祇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。故非縱非橫，非一非異。玄妙深絕，非識所識，非言所言，所以稱爲不可思議。」據上可知，天台一念三千，且在表示

諸法一實相理，亦即表示在一念心中，即其全體的法界。但此一實相理的說明與旨趣，全在上文中「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」的一句上。何以言之？蓋三千無盡諸法，全在吾人剎那一念心。爲此，智顛乃提出相當精闢之解說，核其大要，渠認爲諸如地論師依法性說「心生一切法」，或攝論師依阿黎耶說「心具一切法」者，兩者皆不是。如就「生」來說，不論從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無因生等四個立場來觀察，一點撥一切法的生起，皆知「求心不可得，求三千法亦不可得。」次就「具」來說，誠如《摩訶止觀》上說的：「於第一義一法不可得，況復三千法？於世諦一心具無量法，況復三千？」可見無所謂心生一切法，或心具一切法；亦無所謂一切法由心生，或一切法由心具。要之，此三千實相在一切法不可得與無自性之下，智顛乃說一切法與心具有不二相即關係。如此說來，一念三千爲構成智顛緣起觀之主要架構，殆無疑義。

次說圓融三諦。圓融三諦爲天台實相論的根基，是智顛於《摩訶止觀》言十乘觀法的觀不思議境時開示的。智顛認爲要實踐一念三千的觀不思議境者，唯有透過圓融三諦，亦即一心三觀才能證得諸法實相的真如中道。

易言之，才能了知森羅萬法，一當體即相的妙理。此亦如《摩訶止觀·觀不思議境》所說：「所照爲三諦，所發爲三觀。」

然則什麼是圓融三諦？所謂三諦者：空諦、假諦、中諦。諦者，審實。一切法並從緣生，緣生無主謂之空，無主而生謂之假，不出法性謂之中，以上是三諦的要義。再據《摩訶止觀》：「次根塵相對，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者，若根若塵，並是法界，並是畢竟空，並是如來藏，並是中道。云何即空？並從緣生，緣生即無主，無主即空。云何即假？無主而生，即是假。云何即中？不出法性，並皆即中。」衡諸上文的申論，係從一心說起，實即此所謂的一心，要與一切法相當。又說：「若根若塵，並是法界，並是畢竟空。」何以如此？文中謂爲「緣生」而來，這一種論點著實值得注意，這就是緣起性空義。須知世間一切事物，莫不全由各自需要之種種條件——緣，組合而生起，這叫做緣起。一切事物皆仗因託緣而生，自然沒有實在不變的個性，因此說爲性空。可見緣起性空實爲圓融三諦之立論基礎，且從圓融三諦的組織，更知《法華經》諸法實相的教說，於此獲得確實的理論依據。

最後說「十如是」。十如是出諸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的名句。如經上說：「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。所謂諸法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以上如就經文解說，這是認識天台法界觀不可缺的內容。例如，天台所說的一念三千，意謂眾生一念微細之心，即具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如、三千世間。其次十如是，法爾如是故。就世法言，乃為宇宙間之自然法則；就佛法言，乃為十法界之因果律。十法界即六

凡法界與四聖法界。明白的說，六凡法界是有為法，與四聖界之無為法，皆受此「十如是」之因果律所支配，各各皆有十如是，不得有所移動，故說十如是乃諸法實相。準此以觀，「十如是」既從因、緣、果、報等時間關係，以解說天台法界觀與實相論，似不無含有以時間的前後關係而論緣起思想。唯據《摩訶止觀》：「在十二因緣、十如、十境，在異心中是生滅思議，在一心中是不生不滅不可思議」等句看來，此「十如是」與其說是時間緣起，毋寧謂為刹那緣起。何況天台智者大師以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的

十如是，作為諸法實相的根本依據，如就此中最後一句——如是本末究竟等而言，本是指相，末即指報，由如是相起，乃至如是報的所歸趨，即三諦實相的究竟平等。不僅如此，天台認為十如是之前九是別，後一是總，別即納入於總，總又攝盡別，十如互攝，該收十法界的色心依正，沒有次第的隔別，是圓融自在而無礙的。可見十如是充分諸法實相的妙趣，其與天台緣起思想的實相論相符，彰彰明甚。



本社徵求義工

——（每周工作半天）——

校對·

美工·

發行·

資料整理·

請洽：七〇二六七七二